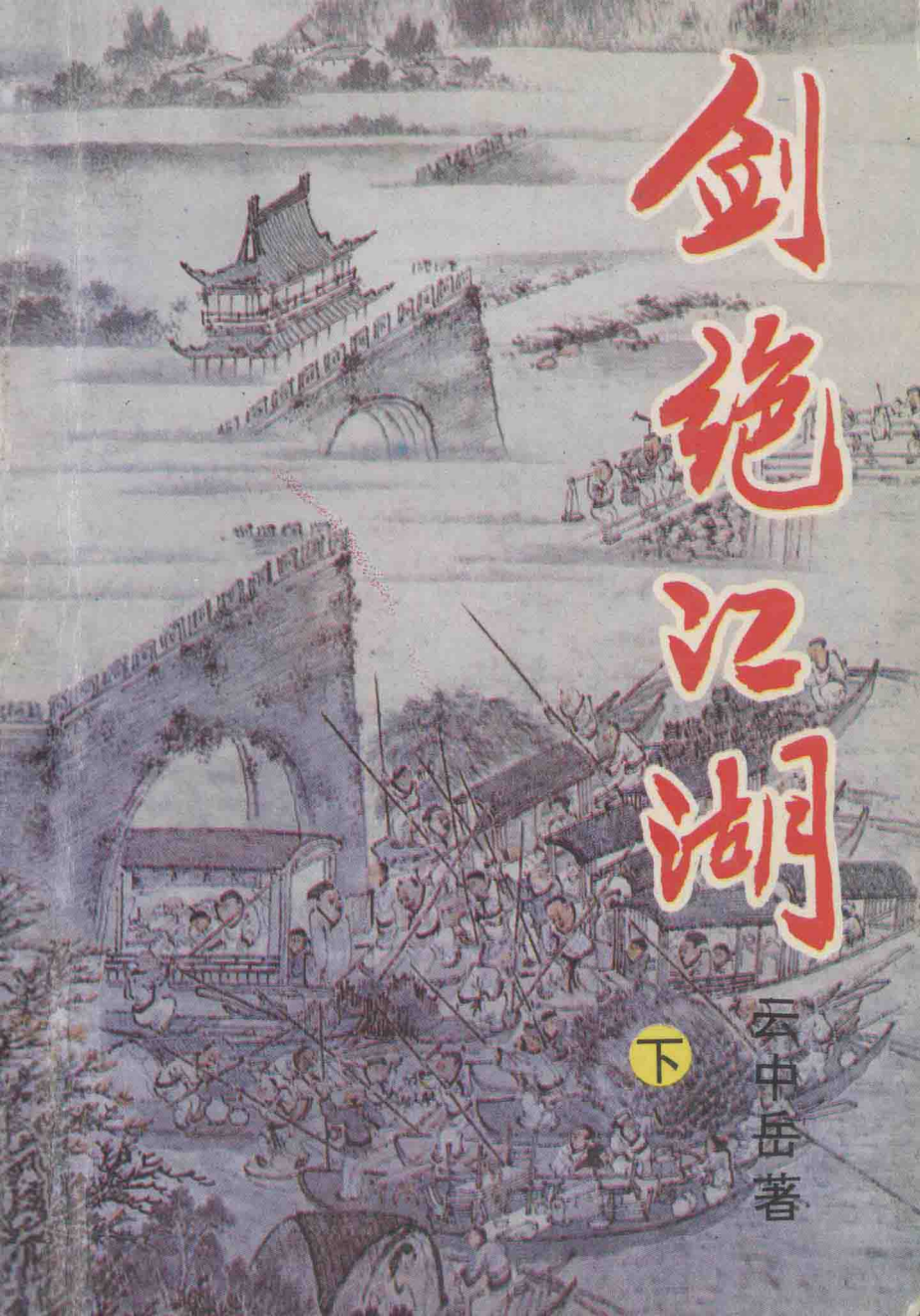




劍 絕 江 湖

下

云中岳著

剑绝江湖

(下)

云中岳

宁夏人民出版社

(字) 新登字号 01

剑绝江湖

云中岳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路 101 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18 印张

1995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7-01264-6/I·340

定价: 17.80 元 (全套三) 册



“武功这么好，可这事怎么这等无用，这么快就趴下了”



“姐姐，他就是剑绝武林的情哥哥。”



“对不起，他说只爱我一个。”

掠空飞起，“呛”地一声，一道寒光脱鞘而出，刹时，两道冷寒的剑气布满了空中，交织在一起。

司马琳见两个在转瞬之间动上手了，她凄凉地一叹，只觉心中空荡荡的，连仅有的一缕思念都不知溜向了何处。

虽然唐山客是她的丈夫，却丝毫不去关心他的生死，她宁愿活在她的美丽回忆里，也不愿去再提那件令她伤心的事，尤其是她的婚姻……

一阵沉重又急促的步履声，传进她的耳中，使她惊异的抬起头来，只见一个面罩黑纱的女子，在众人簇拥下向她走来。

这面罩黑纱的女子有着一双冷寒的眸子，司马琳和对方的目光一接，心里忽然一颤，竟不知为何会有一股冷寒的凉意自心底冒了出来。

她心神一颤，疾快地忖道：“这女子是谁，怎么会那么怨毒地望着自己……”

这面罩黑纱的女子领着二十几个身佩兵刃的大汉在司马琳的身前分散开来，重重把她困在中间。

海神旅首领何小媛骤见司马琳凄凉地望着自己，心中忽然涌起一阵莫名的悲伤。

她清晰地记得自己在失去朱承星的时候，不也是这样悲伤的样子吗？

司马琳见她向自己走来，幽幽地道：“你是谁？”

何小媛冷冷地道：“你不要问我是谁，朱承星呢？他怎么没有和你在一起……”

冷涩的话音里含有太多的伤感，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红

粉佳人，当她提起自己爱人的时候，也不住眸中含泪。通体竟会泛起一阵轻微的颤抖。

司马琳黯然地低下头去，凄伤地道“他永远不会和我在一起了……”

何小媛心头一震，问道：“为什么？”

司马琳悲伤地颤道：“我已不属于他了，那个正和罗戟副首领决斗的人便是我的丈夫……”

“哼——”

何小媛冷哼一声，目光漫不经心地斜睨了唐山客一眼，她突然扬起一连串的大笑，在他心里有股积聚的酸意迸发出来。

她笑声倏敛，在那清澈的眸子里像雾一样地闪过一丝杀意。

她冰冷地哼道：“司马琳，不管你怎么说，我恨你的心永远不变，只要我一日不死，我就要毁灭在他心中的任何一个女孩子……”

这个红粉佳人只因得不到回天剑客朱承星的爱，而妒恨所有认识朱承星的女孩子，所以说爱能创造一个人，也能毁灭一个人，何小媛因爱生恨，竟要不择手段地报复司马琳的夺情之恨。

司马琳凄然地一笑道：“你也那么爱他……”

何小媛心里一颤，悲伤地道：“他是一个值得人爱的男人，若不是因为你，我相信会得到他……”

当她苦涩地说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那股恨意愈来愈浓，竟使她抑制不了那股冲动，几次都几乎要出手，但当她望

见司马琳脸颊上那股圣洁的样子后，她竟然不敢动手。

司马琳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忧郁的眸子更加忧郁了。

她是个女人，自然了解一个女人在爱情方面的感受。女人凡事都能容忍，就是不能容忍有人夺去她的爱。

司马琳只觉心里一酸，两颗泪珠自腮上滚落下来，颤声道：“你要怎么样？”

何小媛冷漠地一笑道：“我要留下你，让朱承星向我乞求，向我忏悔……我要让他晓得女子是何等重视她的爱情，得不到的就该毁了，最后我会杀了你……”

司马琳闻言一愣，料不到何小媛的心肠会这样的恶毒，竟会灭绝人性地如此对付自己，一股怒火自她心底燃烧开来，她怒声叱道：“你认为这样便能得到朱承星的爱情吗？告诉你，女人最大的本钱是温柔，你领袖欲太强，不知自己是个女人，在爱情这方面，你永远是失财者……”

“嘿——”

一声冷哼之声传来，使她的话戛然中你

只见唐山客斜斜劈出一剑，逼得罗戟挥剑在空中颤出数个剑花，快速至极地击出幻化的一剑。

“当——”

两个剑中高手只觉对方这击来之剑，轻灵中透着诡异，快捷中又含着泼辣，两个手臂同时一震，各自飘退数尺，将手中兵刃斜立胸前，待机给予对方一击。

司马琳看得双眉紧蹙，道：“山客，你过来！”

唐山客在电光石火间，剑刃斜挑五寸，一缕剑光破空而出，直往罗戟的胸前穿射而出！

他身形紧接着向前一跃，大喝道：“不行，我非杀了他不可！”

罗戟目注那电快劈来的一缕剑光，冷哼一声，手腕在剑气罩体的一发之间，忽然奇快地往外一翻，自对方剑影之中脱空削去！

他冷笑一声道：“你以为我会怕你！”

双方身形都是快得令人不能捉摸，在身形一错之间，两人已连换了七八招，一时确也不知鹿死谁手了。

司马琳骤见唐山客不肯回来，不禁气得冷冷一笑，这一笑使那对面的海神旅首领看得一呆，只觉得这回眸一笑虽然太过凄凉，却发出含着一种妩媚高雅令人心酸的神采。

何小媛看得妒恨之念产生，不禁忖道：“怪不得她和朱承星会有那么伟大的坚贞的爱情呢？原来她是那么美，美得连我都觉得心神摇晃，被她的姿色的所动……”

她冷酷地一笑道：“你的丈夫好像很不听你的话……”

“哼——”

女人都有一种善妒的天性，不管这个男人爱不爱她，司马琳虽不觉得怎样，心里却是极为不舒服，她冷哼一声道：“那也未必见得……”

语声一转对唐山客叫道：“山客！”

唐山客虽然极欲杀死罗戟，这一次他却不敢再赌气下去，身形连闪之下，连着挥出七剑，把罗戟逼得手忙脚乱，几乎伤在他的剑下，唐山客嘿嘿一笑，忙斜点地面，跃回司马琳的身边，畏惧地望着她那生气的脸庞。

司马琳斜睨了何小媛一眼，冷笑道：“怎么样？”

这一着深深地刺伤了何小媛，她脸上在一瞬间连变数种不同的颜色，一股浓浓的煞气盈聚于眉宇之间，只是司马琳无法看见而已。

何小媛厉声一笑大喝道“我非杀了你不可……”

说着，轻轻地抬起掌来，在掌心中连击三下，清脆的掌声细碎地传了开来，四周罗列的汉子身形一动，各自拔出了自己的兵刃，向唐山客和司马琳拥来。

罗戟神色一变，道：“首领，我们不能这样做……”

何小媛眸中寒光大炽，冷漠地道“我为什么要生存在这荒瘠的大漠里，还不是为了要报复朱承星给予我的痛苦，今天无论如何要拿下那个贱人，我要叫朱承星在我面前低头，哭诉，让天下人都晓得海神派的厉害，连回天剑客都败在手里！”

罗戟怀疑地道：“你真能忘了朱承星吗，恐怕一见着朱承星，你的感情就要崩溃了，而溶化在他的爱情里。”

何小媛颤悚地望着罗戟，一件不可否认的事实终于摆在她的前面，的确，当她真正遇着朱承星的时候，她能狠心地对待他吗？这恐怕办不到……

她晓得自己感情实在太脆弱了，虽然她现在拥有一支庞大的实力，但是她的心里却是空虚的，在大漠里她因是海神旅的领袖而名声日隆，美好盛誉暂时是满足了她的欲望，可是，她青春的美丽时光却在无情地消逝……

她眸中突然浮现出一层晶莹泪水，坚决地道：“我会的，罗戟，他再也没有办法使我动心了……”

罗戟知道一个女人感情是痛苦的，他默默地退向一边，

手中的长剑忽然斜斜指向空中，目光却冷寒地望在唐山客的脸上。

唐山客骤见那么多人向这里围了过来，心里不由一急，他并非在担心自己的生命，实在是怕司马琳受到损伤，他双目寒光一逼，紧紧和司马琳靠在一起。

他惶悚地道：“琳琳，你要小心……”

司马琳冷漠地道：“你尽管出手，手下不必留情！”

唐山客欢愉地一笑，道：“琳琳，我们施出‘碎厉寒心’合璧剑法。”

司马琳脸色一寒，叱道：“胡说，摩西派神功岂能轻易施出来，这些东西都微不足道，你去冲杀一阵。”

唐山客虽然受气，却觉得非常舒服，他勇气倍增，清啸一声，身形如电地飞了起来，冲进了群里，连着伤了七八个汉子。

罗戟一见大怒，喝道：“杀了他！”

唐山客身形如飞，连伤数人之后又回到司马琳的身边。两人都是当今顶尖的高手，海神旅虽然人多，却奈何不了他俩。

何小媛气得颤声一笑道：“你们都走开……”

她冷煞地喝退了众人，突然扬起一声银铃似的大笑，朝着司马琳身前走了过来，她笑声一敛，冷冷地道：“司马琳，你可敢和我一斗？”

司马琳凄凉地一笑道：“为了我的爱，我会和你一拼……”

何小媛幽幽地道：“好，我们不死不休。”

说着，一掌

司马琳全身忽地一颤，身子往后一抑，竟然不避不闪地硬接了这一掌，她呃了一声颤声地道：“你该满足了吧……”

何小媛一愣，没有想到司马琳会毫不抵抗地硬接了自己一下重击。

唐山客看得心里大寒，颤声道：“琳琳，你为什么不还手……”

司马琳一拭嘴角的血渍，凄然地道：“我爱朱承星，我要替他承受一切的罪过……”

袅袅语声刹时传遍了漠野，传进了一个人的心中。

正在大漠里长途跋涉的朱承星，忽然自汗血宝马上翻了下来。

他紧抚胸前，痛苦地道：“我的心，你在哪里……”

施韵珠颤声地道：“承星，你怎么啦……”

朱承星自地上斜跃而起，道：“快去，琳琳在那里……”

灵犀一点通，司马琳受伤，朱承星心里突然一痛，这些事也许发生得太过玄妙，但在芸芸的天地间，不知尚有多少事情都是发生得令人不敢相信……

这也许是命运，两个在情场里历经波折的青年人，竟会巧妙地遇在一起。

朱承星拼命地奔驰，在那远远的大漠里，他看见司马琳倒在唐山客的怀里，而何小媛和罗戟却冷煞地站在地上，把他俩重重地围了起来。

十 八

朱承星经过一阵狂乱的奔驰后，那激动的情绪竟然无法平静下来，在他背后不时传来施韵珠和千毒郎君的叫喊与跟随的脚步声，但他却置之于不顾，依然向前奔驰……

突然，他瞥见唐山客浮现在脸上那种痛苦的表情，使得朱承星神志渐渐清醒了过来。

他茫然地刹住了步子，竟没有勇气再向前踏出一步。

在他激动又痛苦的脸上，呈现出一片从未有过的端庄沉凝，他像在追忆着什么，也像在经历着什么，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孤怆地望着倒在唐山客怀里的琳琳。

在那双深陷而熠亮的眸子里充满了凄凉的痛苦，他嘴唇颤动，有力的声调仿佛来自遥远的空际，他痛苦地扪心自问道：“我能见她吗？我能见她吗？”

那股先前渴望见她的勇气，这时竟像晨间的云雾似的，丝丝缕缕地消逝在心底。

他像一叶在惊涛骇浪中载沉载浮的扁舟，痛苦和不安，无情地啃啮着他，永远没有平静的时候，在不知不觉中有一层泪影自眼角渗出……

“让痛苦集满了我的心底吧，我不能再涉身在琳琳和唐山客之间，那样会勾起琳琳痛苦的回忆，扰乱了她刚刚平

静的心湖……，爱你离我太远了……”

他默默随着心灵上的折磨与悲伤，在那薄薄弧形的嘴角上泛现出一丝凄凉的笑意，袅袅低细的语声回绕在他的耳际，一种从未有过的痛苦与悲伤纷至沓来地涌进了他的心湖。

他悲凉地叹了口气，低低在自语道：“去吧，我留在这里做什么？”

当他正在踌躇离去之时，施韵珠已悄悄地走到他的身后，她骤见朱承星那种痛苦的神情，不禁幽幽地叹息了一声，颤声地道：“你不要见她吗？”

朱承星自失神中清醒了过来，道：“这种地方是不适合见面的……”

他落寞地一笑，斜睨了施韵珠一眼。

她羞红了脸，嘴唇蠕动着，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拿什么话去安慰这个青年人。

突然，罗戟向着朱承星这个方向一指，大声道：“朱承星！”

这三个字有如金石似地响彻了整个大漠，在一刹之间，那些与朱承星有关的人同时向这一边望着。

朱承星恍如一个玉砌的石像，茫然地凝立在那里，他又好像一个孤立的剑客，任那些熟悉的目光聚落在自己身上，在这些晃动的人群里，琳琳那张清丽艳俏的脸庞尤其使他动情。

司马琳在唐山客怀里轻轻颤动了一下，娇弱无力地睁开了那半圆的双眸，她痴痴地凝视着悄悄而来的朱承星，一

缕幽思自心底泛起，不觉得两滴泪水从眸眶涌出，这个雄伟潇洒的青年给予她的魅力竟是那么大，连自己此刻是什么身份都几乎忘了。

她急忙避开朱承星那双有如利刃似的目光，脸色吓得苍白，一股心酸从心底渲涌而出，暗暗地辍泣起来，她想到昔日两人偕影双双，涉山玩水那种情景，不禁更加地悲伤，她羞愧得想顷刻间死去，可是唐山客那双有力的手臂紧紧地搂住了她……

朦朦的沙影，朦朦的泪水，滚滚流动的热泪和嘴角溢出的血丝交织混合在一起，连她自己都不晓得这是一种什么滋味。……得浓浓的悲伤无情地罩满了心中，在她心底漾动的“心”，使那薄弱的意志竟摇动起来……

在那缭绕黯淡的云霞中，她又忆起那段不平凡的梦，那梦里没有清脆的笑声和喧丽的轻歌，只有泪珠的目光和伤感的回忆……

唐山客目中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他惶恐地道：“琳琳，琳琳……”

司马琳只觉全身一颤，从悲伤中清醒了过来，她挣脱了唐山客的拥抱，摇摇晃晃地向前走了几步，颤道：“承星，你怎么不愿意见我……”

朱承星寒悚地避开她那种令人心碎的眸光，一股冲动使他失去了原有的平静，他斜身向前一跃，痛苦地道：“琳琳！”

简短的字音里透出无限的苍凉，但他身形未跃至司马琳的身前，唐山客已横移数步，拦身挡住了朱承星的身子，

冷煞地问道：“你干什么？她是我的妻子。”

朱承星心里骤地一痛，退后了两步，道：“是的，她是你的妻子……”

他能说什么？往昔的爱情已是昨日的黄花，在他心田里留下的仅是无限的惆怅与寂寞，命运注定他将孤老江湖，谁又能和命运的手掌相抗拒呢……

司马琳神色一变，气得铁青着脸，道“唐山客，你这是干什么？”

她骤觉胸前气血向上一涌，身上的掌伤顿时加深了几许，一股殷红的血液从嘴角上汨汨地流出，俏丽的脸庞上呈现着一片苍白，恍如一个大病初愈的人……

唐山客回头斜睨了琳琳一眼，心神突然一颤，在那冷煞的双目中闪现出一片柔和之色，他急忙扶着琳琳的手臂，非常体贴地问道“你千万不要动气，当心伤了身子……”

司马琳轻轻地把他的手掌甩开，冷冷地道：“你滚，我不要你来关心……”

唐山客愣了半晌，没有料到自己的爱妻会这样无情地叱喝着自已，若这是别人，他可能早就发作起来，可是在司马琳面前他显得是那么脆弱，居然连稍为抵抗的勇气都没有。

他尴尬地僵立在地上，讪讪地一笑道：“你真要我走？”

司马琳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冲动，她幽怨地望着唐山客，在那凄凉的脸上，掠过一层愤怒的颜色，她恍如要杀人似的一声大喝道“你滚，我永远不要见你……”

唐山客几乎要掉下泪来，他深吸口气，叹道：“我自以